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

假借字研究

MAWANGDUI HANMU
BOSHU [YI] JIAJIEZI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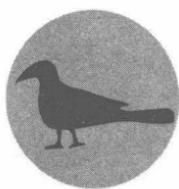
• 沈祖春 著 •

重慶文理學院學術專著出版資助項目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

假借字研究

· 沈祖春 著 ·



1987.94

shi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假借字研究 / 沈祖春著. —成都：
巴蜀書社，2008.2

ISBN 978-7-80752-089-4

I. 馬… II. 沈… III. 馬王堆帛書—帛書文字—通假—研究 IV. K877.9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200382 號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假借字研究

沈祖春 著

責任編輯 周田青 王雷

封面設計 李文金

出版版 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 86259397

網址 www.bsbook.com

發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成都科刊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張 9

字數 220 千

書號 ISBN 978-7-80752-089-4

定價 2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序　一

近百年來，我國出土了大量的簡帛文獻，給我們展現了一座精美的先秦兩漢魏晉地下圖書館，為包括漢語言文字學在內的諸多學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貴材料。因為這些材料在地下埋藏了兩千多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當時的原貌，而且大都是“同時資料”或“準同時資料”。“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作為當今之學者，就文獻材料而言，可謂大幸矣！

就簡帛的語言文字研究而言，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且較於歷史學、哲學、文獻學、中醫藥學等學科而言，研究的深度、廣度相對不够，取得的成果也相對少些，因而需要加強對簡帛的語言文字研究。尤其應該在弄清簡帛各類文獻性質的基礎上，開展對各時段各地域簡帛的專書專題研究，認真深入解剖每一種、等一批簡帛，包括從辭彙、語法、音韻、訓詁、文字等各方面進行研

究。僅就文字而言，應該弄清各時段文字的總量、用字特點等問題，並結合語言（特別是語音）進行研究。

祖春的專著《〈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假借字研究》，正是在分時段、分地域、分專題、文字研究與語言研究相結合這一思想指導下進行研究的成果。通過他的研究，得出一系列頗有價值的結論，例如：

《帛書〔壹〕》中共有 531 個假借字（不計重複數），其中同韻者 454 個，佔總數的 85.5%；同聲者祇有 271 個，佔總數的 51%。使用次數共 1617 字次，其中同韻者為 1466 字次，佔總字次的 90.7%；同聲者為 939 字次，佔總字次的 58.1%。這說明秦漢時假借偏重於韻同而非偏重於聲同，從而證明王國維“（古人）假借多取雙聲……雙聲明而後訓詁明”這一權威結論不確而當重新論定。

531 個假借字中，借字和正字之間字形有關聯者 393 個，佔總字數的 74%；字次為 1280，佔總字次的 79.2%。字形無關者 138 個，佔總字數的 26%；字次為 337，佔總字次的 20.8%。所以，借字和正字之間，字形上有關聯者佔絕大多數，這自然顛覆了不少人認為的“借字和正字字形往往沒有聯繫”的錯誤論斷。

《帛書〔壹〕》中借字的唇音聲母祇有“幫、滂、並、明”，即分別與“非、敷、奉、微”為同一音位，證實了錢大昕的“古無輕唇音”之說。

《帛書〔壹〕》中來母與不少聲母有着密切的關係，說明其時當有以 l 為第二成分的複輔音聲母 [kl] [pl] [tl] [gl] [bl] [dl] [ml] 等，從而證明複輔音在上古漢語中的確存在；但帛書中的複輔音與諧聲系統相比，呈現出參差不齊的狀況，不少複輔

音都未出現，自然也說明秦漢時期的複輔音正處於逐漸消失衰亡的過程。這既說明了上古漢語的確曾經存在過複輔音，也說明了什麼時候複輔音開始消亡，從而為漢語的複輔音問題研究提供了一個較科學的認識。

祖春書中閃光的東西不少，可喜可賀，不再贅舉。

陳寅恪先生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祖春雖初登治學之門，卻能緊緊把握學術發展的脈搏，緊隨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選取簡帛為語言文字研究材料，並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成果，不可不謂預流者。

祖春 2003 年從余攻讀碩士學位，2007 年又考取了華東師大臧克和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他富於青春，誠篤聰睿，若能在治學的道路上堅定不移，持之以恒，必會有大豐收。在諸多新材料中，簡帛目前已成為“四大發現”中最“熱”的研究領域，簡帛學已展現出比其他新材料學科更具發展前景的強勁勢頭，祝祖春在簡帛研究的道路上愈走愈穩，愈走愈好。

祖春的這本專著，是在同名碩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目前國內碩士論文達到專著出版水平者不多，雖然此書還不乏稚氣，但確應給予充分肯定。在書即將付梓之際，祖春嚮余索《序》，恭賀欣喜之時，寫上自己的感受，聊作序言。

張顯成
2007 年 12 月 10 日於竭鶯齋

序 二

沈祖春把他的十幾萬字的書稿交到我的手中，要我寫序，我十分樂意，也感到萬分的自豪。祖春同我年齡差距很大，一直稱呼我為老師，但是我一直視他為學弟。我們曾經在一個當時並不起眼的高校一起教古代漢語這門課。授課之餘，我們在永川黃瓜山下、衛星湖畔有過很多交流和切磋，還就今後他在學術上的發展進行過探討。我曾經熱切地鼓勵他考研，當時我祇是鼓勵他當上碩士。沒有想到，他在考上了碩士研究生、拿到學位後，接着又一鼓作氣考上了博士研究生。我為他的勤奮和努力而感動，也為他收穫的成果感到由衷的高興。過去，如何上好古代漢語課，似乎是我在指導他；可現在，“雛鳳清於老鳳聲”，在學術的大道上，他的步子已經邁得較快了。在號稱“絕學”的音韻學方面，作為年輕人，能够有這麼深刻的理解，真的是難能可貴。

本書是對《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假借字的梳理研究。《馬王堆漢墓帛書》專書的假借字研究以前還沒有，本書填補了這一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價值。假借字不僅是文字學研

究的對象，而且也是訓詁學、音韻學關注的焦點之一。以往不少學者關於假借的論述基本上是以傳世文獻為基礎，但是傳世文獻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傳抄、轉寫、刊刻、後人改字等原因，漢語的實際用字面貌已經發生了變化。近百年來，出土了許多甲、金、簡帛材料，尤其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大量簡帛材料出土，為各門學科尤其是漢語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出土文獻具有傳世文獻不可比擬的真實性，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書籍抄寫年代實際的用字情況，因此，利用出土文獻作為基本研究材料，對假借情況進行深入細緻地分析，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本書關於借字和正字之間的形音關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借字和本字之間，字形上有關聯者佔絕大多數，從而證明“借字和本字字形往往沒有聯繫”之類的論斷是以偏概全的；(2)人們在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時，偏重於韻同而非聲同，從而證明王國維“(古人) 假借多取雙聲……雙聲明而後訓詁明”之說不確。

對秦漢時期音韻面貌的研究，前人利用傳世文獻在韻部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聲母的研究相對薄弱些。簡帛文獻中大量的假借字為秦漢時期的音韻研究提供了極其實貴的材料。本書利用《帛書〔壹〕》中的假借字對上古聲母的唇音、齒音、舌音、喉音以及上古全濁聲母送氣與否等方面進行了研究，以期驗證或補正人們根據同期傳世文獻以及其他材料研究所得出的一些結論。

作者對假借及相關概念進行了比較全面、中肯的分析和評價，這是異於之前有關假借字研究的一大優點。以前的假借字研究多在這些問題上模糊不清，標準的不統一致使收例誤漏百出。本書對假借字的分類及音韻研究頗為精細，研究視角及方位設計全面合理，為我們全方位瞭解假借字提供了有益的資料。

本書的最大優點是字裏行間透露出作者自己獨立的思考和見解，其思考和見解又大體允當。書中充分體現了作者的創新意識，表明作者具有一定的學術水準和研究能力。

我相信祖春是不會自滿的，我們期待着他能够在學術領域中給大家帶來更多的驚喜。

戴 偉

2007年12月15日於涪陵李渡馬鞍場

目 錄

序 一	張顯成 (1)
序 二	戴 偉 (4)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材料介紹	(2)
第二節 假借研究的複雜性與重要性及其概念	(10)
第二章 《帛書〔壹〕》假借字分類研究	(15)
第一節 假借字分類概說	(15)
第二節 按音韻分類	(25)
第三節 按借字與正字的字形關係分類	(90)
第三章 《帛書〔壹〕》假借字所反映的上古聲母現象 ...	(119)
第一節 概說	(119)
第二節 脣音	(122)

第三節 齒音	(128)
第四節 舌音	(136)
第五節 喉音	(150)
第六節 余母	(159)
第七節 關於上古全濁聲母送氣與否	(164)
第八節 上古聲母概況	(172)
第四章 與假借相關問題的研究	(175)
第一節 假借與通假	(175)
第二節 假借與引申	(184)
第三節 假借字和古今字	(187)
第四節 假借字和俗字	(191)
主要參考文獻	(198)
附錄一：《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釋文	(201)
附錄二：《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釋文	(204)
附錄三：《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釋文	(237)
後 記	(277)

第一章 緒論

新發現產生新問題，從而產生新學問。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1925年在《清華週刊》上發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指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有四項重大發現：“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案。”^①這四項發現，後來都形成了專門的學科，即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明清歷史檔案學。尤其是簡帛文獻，新發現、新材料越來越多，不僅在社會科學方面，而且在自然科學方面也具有較大的研究價值。

文獻是依賴於文字記錄保存下來的，由於簡帛文獻反映的是先秦兩漢魏晉時期文字的實際面貌，所以在文字學方面具有重大的價值。特別是大量楚簡、秦簡和西漢簡帛的出土，使古文字資

^① 《王國維論學集》第207頁，王國維著，傅傑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料空前豐富，為古文字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條件。

簡帛文獻中的同音替代現象特別多。所謂同音替代字，就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本字，本字在當時可能已有，也可能還無，我們通稱其為假借。本書對《馬王堆漢墓帛書〔壹〕》中的假借字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研究。

第一節 研究材料介紹^①

1973年12月，在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中出土了大量帛書，根據整理者的編號，共計15件；此外還有部分簡牘，計610枚。一般將此次的發現稱為“馬王堆漢墓帛書”，又常簡稱“馬王堆帛書”。根據出土的一枚有紀年的木牘，可以確定該墓的下葬時間為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帛書大都是失傳兩千多年的古書，內容涉及我國古代思想、歷史、軍事、天文、曆法、地理、醫學等方面，共約十一萬五千餘字，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重視。帛書整理小組曾按其類別分編為六函，已公佈三函，即第一、三、四函^②，另有少數公佈材料散見於一些刊物。

馬王堆帛書的種類十分豐富，前不久出版的《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③按照《漢書·藝

^① 本小節的寫作，參考了張顯成師的《簡帛文獻學通論》第二章第二節、劉國忠先生的《古代帛書》第二部分，在此謹向作者深表謝意。

^② 據悉，二、五、六函將不出版，因為整個整理報告將改為兩卷，第一卷為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及簡牘，第二卷為帛書。第一卷已由文物出版社於2004年出版。

^③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何介鈞主編，文物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文志》的分類，以一篇帛書作為一種，包括文字較多的帛圖在內，將這些帛書大致分為六大類五十種，其中諸子類即原第一函具體目錄如下^①：

① 另有：（一）藝文類 1.《周易》（或稱六十四卦）；2.《二三子問》（或稱二三子）；3.《繫辭》；4.《衷》（或稱《易之義》、《易贊》）；5.《要》；6.《繆和》；7.《昭力》；8.《春秋事語》；9.《戰國縱橫家書》；10.《喪服圖》。（三）術數類 21.《五星占》；22.《天文氣象雜占》；23.《陰陽五行》甲篇（或稱《篆書陰陽五行》、《式法》）；24.《陰陽五行》乙篇（或稱《篆書陰陽五行》）；25.《出行占》；26.《木人占》；27.《相馬經》；28.《太一將行》圖（或稱《社神圖》、《神祇圖》、《避兵圖》、《太一避兵圖》）。（四）兵書類 29.《刑德》甲篇；30.《刑德》乙篇；31.《刑德》丙篇。（五）方技類 32.《足臂十一脈灸經》；33.《陰陽十一脈灸經》甲篇；34.《陰陽十一脈灸經》乙篇；35.《脈法》；36.《陰陽脈死候》；37.《五十二病方》；38.《養生方》；39.《雜療方》；40.《胎產書》；41.《卻穀食氣》；42.《導引圖》。（六）其他 《地形圖》、《駐軍圖》（這兩幅圖另有編號）；43.《宅位草圖》（或稱《築城圖》）；44.《府宅圖》（或稱《小城圖》）；45.《“物則有刑”圖》；46.《宅形、宅位吉凶圖》。此外還有兩種沒有題記文字的圖；47.《城邑圖》（或稱《街坊圖》、《園廟圖》）；48.《卦象圖》（或稱《符籙》、《幡信圖》），詳見該書第88—90頁。關於馬王堆帛書的統計，說法衆多。最先發表的《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主要收穫》（《考古》1975年第1期）一文中稱“共有二十多種書籍”，後來，或稱為二十六件，或稱為二十八種，或稱為三十餘種，韓仲民先生在《長沙馬王堆漢墓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一文中將馬王堆帛書分為十五大類四十餘種，並詳細地列出了帛書的編號目錄，這是帛書整理初期所作的大致分類。後來李學勤先生按照《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方法將這些帛書分為六大類二十八件（見《馬王堆帛書與〈鶼冠子〉》，《李學勤集》第327—340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湖南省博物館的陳松長先生則進一步以單篇為計數單位，將之分為六大類四十四種（見《帛書史話》第20頁，陳松長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甲本為“篆隸間”的文字，篆味和隸味基本上各佔一半，又有學者稱之為古隸。“如果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審視，這類古隸抄寫的帛書是馬王堆帛書中最具藝術審美價值的精華所在”（見《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第88—89頁）；乙本可能抄寫時間要晚些，隸味為主，祇有殘存的篆味，可以說已是“準隸書”了。不過有的學者認為，乙本已是成熟而定型的漢隸字體。

(二) 諸子類

11. 《老子》甲本
12. 《老子》乙本
13. 《五行》篇（或稱《德行篇》）
14. 《九主》篇（或稱《伊尹·九主》）
15. 《明君》篇
16. 《德聖》篇（或稱《四行》篇）
17. 《經法》
18. 《經》
19. 《稱》
20. 《道原》

限於學力，加之不少帛書尚未正式公佈，所以我們將研究材料集中到第一函即諸子類帛書上，下面將這些材料分別予以簡介。

1. 《老子》甲本和乙本

這次發現的帛書中，有兩種《老子》寫本，分別抄寫在兩幅絹帛上。為了便於稱引，整理小組將字體較古的一種稱為“甲本”，另一種稱為“乙本”。這兩種本子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與通行本相反，而與《韓非子·解老》及嚴遵《道德指歸》相合。通行本分 81 章，帛書乙本不分章，甲本有些段落前有圓點標誌，與通行本的段落分合有着異同。甲本篇末不記字數，共計一百六十九行；乙本七十八行，在“德經”末尾記有“德三千（四十）一”，在“道經”末尾記有“道二千四百廿六”，合計是五千四百六十七字。帛書《老子》的發現，為研究《老

子》一書及道家學派的思想提供了新的資料。

在《老子》甲本之後還抄有幾種古佚書，原無篇題，整理小組按內容分為四篇，並分別命名為《五行》、《九主》、《明君》、《德聖》，人們常統稱其為“《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這四種與《老子》甲本一起用半幅帛抄成，卷在一長條形的木片上。帛書高約二十四厘米，朱絲欄墨書。此卷帛書的字體接近秦篆，且不避漢高祖劉邦、高后呂雉的諱，故整理小組認為其抄寫年代可能在高帝時期，即公元前 206 年至前 195 年間。

《老子》乙本之前也抄有四種古佚書，人們常把它們統稱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分別是《經法》、《經》、《稱》、《道原》，這四種與《老子》乙本抄在一幅大帛上。帛書原高四十八厘米，折疊後放在漆匣內，出土時已沿折痕斷成三十二片。此卷帛書避“邦”字諱，不避漢惠帝劉盈、文帝劉恒諱，抄寫年代可能在文帝時期，即公元前 179 至前 169 年間。

2. 《五行》

《五行》是緊接着《老子》甲本抄寫的，共一百八十多行，約五千四百字。原無篇名，帛書整理小組根據其內容名之為《五行》。後來魏啓鵬先生鑒於開篇文句殘缺，根據周秦名篇的通例，並考其全文主旨，以“德行”二字題篇，於是有了《馬王堆漢墓帛書〈德行〉校釋》之作。但是 1998 年 5 月《郭店楚墓竹簡》正式公佈，其中《五行》凡五十簡，首尾完整，全文以“五行”兩字開頭，故據整理先秦古書通例，以首句二字名篇，仍當定其為

《五行》^①。

《五行》的主題是先秦儒家的“五行”，即“仁、義、禮、智、聖”。整理小組認為：“其中不少地方襲用《孟子》的話，大概是孟軻學派的著作。”^②言下之意就是《五行》的成書年代晚於《孟子》，但是有的研究者又認為，其“成書早於《孟子》”^③，甚至“略早於子思”^④。

帛書《五行》篇的發現，有助於我們了解思孟學派的一些基本觀點，從而進一步深入研究先秦的儒家思想。

3. 《九主》

《九主》是《老子》甲本後的第二種古佚書，全篇共五十二行，約一千五百餘字。原無篇題，帛書整理小組根據其內容將之命名為《九主》，也有學者稱之為《伊尹·九主》。

《九主》的主要內容為伊尹論九主的言論。所謂九主，就是“法君、專授之君、勞君、半君、寄主、破邦之主二、滅社之主二”。帛書《九主》的出土，有助於我們理解“九主”的本義，因為自唐人起便對其本義茫然無知了。此種與以下《明君》、《德聖》兩種的成書年代，“大約都在戰國後期”^⑤。

① 後來魏啓鵬先生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見《簡帛文獻〈五行〉箋證·題記》，中華書局，2005年12月第1版。

② 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出版說明》，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③ 詳見魏啓鵬《馬王堆漢墓帛書〈德行〉校釋·帛書〈德行〉研究劄記》，巴蜀書社，1991年版。

④ 詳見上引魏書《龍晦序》。

⑤ 同上。